



“我命由我不由天” 看,那片水下成长的树林

□李晓



小酒馆为啥 一夜变成 会仙楼

□苟世阳

很久很久以前,重庆上半城,今天最繁华的解放碑一带还是一个乡村,田园农舍点缀其间。一道道涓涓细流,从森林茂密的金碧山(大梁子一带)流下来,流过大阳沟,汇成一条小溪,流向洪崖门,最后流入嘉陵江,形成“洪崖滴翠”的著名景观。

小溪上架着一座小石桥,名曰会仙桥。离桥不远处,有一栋一楼一底的吊脚楼,楼前竖着一根竹竿,竹竿上一面酒旗迎风飘摆,招睐着附近的村民和来往客人。

王麻子、张驼背、李胖子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都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铁哥们儿,他们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酒桌上那一杯儿。所谓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这家酒馆的常客。

有一天,酒馆刚刚开门,三个人又相约坐在了酒桌上。一盘沙炒胡豆,三个冷单碗,既不划拳,也不劝酒,就这么一边摆龙门阵一边喝着。三个人正有滋有味地喝着,只见门外走来一个老人,布衣芒鞋,须发皆白。走到酒馆门口,便在身上摸索来摸去,看样子是在摸钱,摸了一会,又好像没有摸到钱,所以迟迟没有跨进店门。迟疑片刻之后,老人向李胖子等三人拱了拱手说道:“诸位龙哥虎弟,老朽路过贵地,与诸位酒友不期而遇,也算今生有缘,幸会幸会。”

说罢吟出一首诗来: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人若不爱酒,哪来李白斗酒诗百篇。壶里乾坤大,杯中天地宽。杜康造酒醉刘伶,佳话代代传。

说毕,拱手望着三位仁兄,却并不开口讨酒喝。这时,李胖子站起来说话了:“这位老哥,听你刚才所言,你也是一个喜欢喝酒的酒友吗?那就直说嘛,你们有学问的人就是酸不溜秋的,绕这么个弯子,来来来,烟酒不分家。”

老人见三位朋友如此热情,便没有推辞,爽快地坐了下来。李胖子给老人倒了一碗酒,说:“为我们的初次见面,干!”大家一饮而尽。接着老人拿起酒壶说道:“承蒙三位破费,我就借花献佛,给诸位斟上一碗,我们慢慢喝,喝个痛快,喝个尽兴,喝个一醉方休。”大家齐声说好,于是便放开肚子喝了起来。

他们一边吃,一边闲扯。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老人斟的这碗酒,怎么喝也喝不完,喝了又满,喝了又满,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已经喝得二麻麻的了。这时,老人站起来说话了,“为了答谢三位的盛情美意,请到老朽寒舍一叙,还望诸位赏光。”三人遂跟着老人走出了酒馆。

他们迷迷糊糊的,跟在老人身后,好像上了船,好像下了船,又好像上了一座山,穿过一条溪涧和一片树林,来到一座竹篱茅舍前。进屋后,老人接了三碗从竹筒中流出来的山泉水,递给他们。三人喝完,立即感觉清爽了许多,昏昏沉沉的感觉已烟消云散。

老人说:“没有鸡鸭鱼肉招待大家,我有一手点豆花的绝活,今天请大家尝尝地地道道的泉水豆花。”说罢,抓了一把黄豆用泉水一泡,便在石磨上推了起来。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把黄豆怎么推都推不完,只见豆浆源源不断地从石磨中流出来,没完没了。当大家都说:“够了,差不多了。”说时迟那时快,磨中的豆浆便戛然而止,一颗黄豆都没剩下。

老人是个身手矫健的人,不一会儿工夫,一木盆豆花,几样野菜,外加一碟油酥花生米,便摆到了院坝里的石桌上。三人一看,绿莹莹的蔬菜,白嫩嫩的豆花,香喷喷的花生米,顿时觉得胃口大开,便敞开了肚子狼吞虎咽,胡吃海喝起来,直吃到红日西斜,酒醉饭饱。李胖子站起身说:“今天吃得太过瘾了,老哥真是够朋友,我们改日再来打搅。”老人说:“也好,免得你们家人惦念,还是我来领路吧。”三人恍恍惚惚,跟在他的身后,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不一会便到了会仙楼,他们与老人拱手作别,各自回家去了。

回到各自家里,他们惊讶地发现,家里的变化好大好大:王麻子的儿子结婚了,张驼背的女儿出嫁了,李胖子的小儿子长成小伙子了,他们的老婆都长出了白头发。第二天,三个人又聚在一起,都觉得仿佛做了一场梦,回想昨日的某些细节,他们突然醒活过来,一致认为那位老人绝不是普通人,他们一定是遇到神仙了。

正所谓“山中才半日,世上已十年”。这件奇闻逸事传开了,人们都称那个小酒馆为“会仙楼”,老板也趁机挂出“会仙楼”的招牌,生意自然越来越兴隆,后来成了重庆家喻户晓的老字号。

(作者系重庆巴渝文化研究院签约作家)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一架无人机航拍的画面里,冬日深蓝的江水之畔,一片绿意苍苍的树木站立在碧透江水里,这些在江水中沐浴的壮观树木,是山环水绕之城的旖旎一景。

这里是重庆万州一个叫沱口的地方,当年,它是一个小小的船运码头。

三峡工程蓄水后,出于水位调节,从每年春夏之间的145米上升到秋天的175米水位,每年有半年的水位落差期,低水位期在万州长江段形成24平方公里的消落区。这些消落区,生活在万州城的罗哥说过一句话,他说万州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城市,江边消落区里那些光秃秃的滩涂好比脸上雀斑,看着总觉得有些瑕疵。

万州,这棵城市大树的年轮有1800年之久,底蕴深厚。万州人爱树,满城撑天大树如绿云缭绕,枝干里汁液涌动,枝叶闪烁处是岁月的流光,这些华盖高擎的树也汇聚成一座城市畅快呼吸的巨大肺叶。

爱美的万州人开始了琢磨,可以在那些消落区里栽植树木吗?三峡库区消落带面积大、水位落差大、季节性气候反差大,生态修复与治理,这可是一道世界级难题。

解题的人,其中有我的朋友任大哥,他是万州林业学专家。任大哥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一般林木在江水里浸泡后都不能活下来,特别是这些消落带里的树,浸泡时间达半年之久,对其生命力是一个严峻考验。还有一个问题,这些经过江水浸泡冲刷的消落带上的土壤,大多贫瘠,树木根系的生长也困难。

这时,一种叫中山杉的树种,进入了任大哥寻寻觅觅的目光。中山杉的原乡,在与万州同饮一江水的南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用雌性落羽杉母本和雄性墨西哥落羽杉母本杂交而成,它为半常绿高大乔木,树干粗壮挺拔,枝叶婆娑翩翩,具有耐盐碱、耐水湿,抗风性强,抗病虫害强,生长快速等特点。特别是中山杉根系发达,根须如巨爪扎入土层可达3米,主根还可蔓延成四周根须,具有抗浪防沙的作用。

中山杉,“移民”到万州,适合在这里落地生根吗?

其实早在2002年,两万株中山杉就风尘仆仆来到万州,万州人提前开始了种植试验。2005年,三峡库区扩容清理,700多株中山杉移栽在江后山坡上。但那一次,让任大哥的团队失望了。因为是裸根移栽,加上当年遇上大旱,中山杉大都枯萎没存活。

这次,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专家们心中——把中山杉栽植在消落带,它到底能存活吗?

江水漫漫,又起起落落,望着消落带,万州人心里特急切。任大哥和同事们对长江万州段干流进行了翔实考察,测算出一组数字:万州长江段在165米与175米水位线区

域总面积为1.6万亩,其中适宜栽植中山杉的滩涂以及湿地面积有9375亩。

那是2009年2月,三峡工程自2008年以来经历第二次试验性蓄水后,水位退至145米左右。工作人员将林场基地里特意培植的208株中山杉移栽在沱口江面170米至175米的水位区间。同年10月,三峡工程蓄水到175米,盈盈江水从三峡逶迤群山漫漫而来。

三峡工程蓄水,是在145米与175米之间起落,任大哥他们的心也随着江水起落忐忑,望着日历,他们一天天数着日子。

2010年初春,经历了长达5个月江水浸泡的树,它们在水里生长还好吗?任大哥来到江边,江水正缓缓退去,晨曦中,一部分高达十余米的中山杉露出了郁郁葱葱的树梢,树枝上的新芽隐约可见。

活下来了,活下来了!任大哥欢喜不已,欢呼着把喜讯打电话一一告诉给同事。同事们赶到江边,看到长江消落带的树,激动得拥抱着在一起。

当江水退至160米水位线后,任大哥和同事们清点后,有204株中山杉长出了苍翠新芽。

如今,一到水位下降,万州沱口,这些中山杉由冬天的青翠转换成夏秋季里的金黄色,远远望去,如披挂在树枝上漫飞的彩蝶。

光阴流逝如水潺潺,从三峡工程蓄水开始,我在这里的江面也游泳了12个年头。初冬,一群红嘴鸥翩翩从远方飞来越冬,有时栖息在中山杉的树冠上,江风徐徐,体羽乳白的红嘴鸥们发出“欧、欧、欧”的欢快叫声,从江面的上空轻盈飞过,有时它们贴身擦过水面,跃起一片片洁白水花,似在同我友善地打着招呼。红嘴鸥们来万州平湖做客,也是万州人心里

的宝。中山杉,在万州安家落户了,它庞大根须的触角还在不断蔓延,而今已在万州长江段的消落区种植了3100多亩,成为万州长江沿岸长达70公里消落带的绿色生态画廊,成为一道奇特的景观。

看着这片美丽而坚强的树林,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

万州在长江消落带种植中山杉的成功,也带动了江西鄱阳湖、湖北荆洲等地纷纷前来购买万州中山杉基地种植的苗木,它们成为有效治理消落带的绿化树,成为装点大地的美丽树。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干部)

昔日重庆的会仙楼,它曾是重庆的第一高楼。



《朝天门》文史副刊征稿启事

《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推出《朝天门》文史副刊,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刊载历史人物、今古故事、史料秘闻、考古发现、神话传说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欢迎赐稿。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需提供银行卡开户行)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cqcbgsh@126.com